古人如何赏花？

□ 淮北　张迪

赏花，自古以来就是春天里的一大美事，古代曾有很多赏花的讲究。比如，如何观“色”？如何闻“香”？如何品“姿”？如何赏“韵”？此外，还有专门的《花历》记载不同月份看哪些不同的花……

古人赏花首先是看花的色。玫瑰的红，菊花的黄，玉兰的白……无不令人赏心悦目，古人称之为“养眼”。

花之最美色是“国色”。什么花色配称国色？唐代诗人刘禹锡认为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“国色”的代表色是红色。当年，隋炀帝杨广“辟地二百里为西苑”，向全国诏献花卉。据唐佚名笔记《海山记》：“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：赭红、赭木、坯红、浅红、飞来红……”大多是红牡丹。但古人所欣赏的红色并非纯红，而以粉中带红为佳，“粉红”色系中，又以“桃红”为古代女性最爱。

桃红与柳绿，是春天最富美感的两种色彩。中国人喜欢桃红是有历史的，先秦人即尤爱此色。《诗经·周南》中的《桃夭》诗篇首即称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古人为何喜桃红？或与女人有关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桃之未经接者，其色极娇，酷似美人之面，所谓‘桃腮’‘桃靥’者，皆指天然未接之桃。”

古人看重花香，与“香气养性”的观念有关。古人对香颇有讲究，分出“养口”“养鼻”“养目”等不同类别，花香属于“养鼻”类。

春有梅香，夏有荷香，秋有桂香，冬有瑞香……花之香至极品，则称为“天香”，与生俱来，美如天然。牡丹香、梅香、桂香等花香，都曾被称作“天香”，如唐中书舍人李正封的名句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，写的是牡丹花香；唐诗人宋之问诗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写的是桂花香。

瑞花与牡丹一样，也是古人眼里的吉祥花。瑞花特香，一盆在屋，满室生香。瑞花之香被称为“睡香”，宋代陶穀《清异录·百花门》“睡香”条称：“庐山瑞香花，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，梦中闻花香烈酷不可名，既觉，寻香求之，因名‘睡香’。四方奇之，谓乃花中祥瑞，遂以瑞易睡。”

但古代文人最推崇的花香是兰花之香。明代张谦德《瓶花谱·品花》中，将花卉分成九品，其中第一品有9种，兰花为一品之首，后面依次为牡丹、梅、细叶菊、水仙、滇茶、瑞香、菖阳。

赏花除了色与香，还要看花之风韵，用清朝画家松年的观点来说，叫“花以势为第一”。

花姿与花色一样，可以“养眼”，所以古人赏玩花木无不看重姿态造型。美的花姿可以弥补晚开的遗憾，明陈道复《题秋海棠》诗句即称：“翠叶纷披花满枝，风前袅袅学低垂。墙根昨日开无数，谁说秋来少艳姿。”

花姿有横、斜、曲、直、垂、悬之分，各有特长，犹如妙龄女子的身姿：横姿恬静，斜姿豪放，曲姿婉约，直姿庄重，垂姿轻柔，悬姿飘逸。各种花姿，在盛开时节竞风流，即如五代文人徐铉在《柳枝词十首》所说，“新春花柳竞芳姿”，但徐铉本人“偏爱垂杨拂地枝”。

花的斜姿曲势似乎更受古人欣赏，而这种姿态以梅姿最为典型。自称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诗人林逋对梅花的色、香、姿都有独到观察，他在《山园小梅》诗中称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此情此景，真是醉了。

明清以来，人们喜欢斜姿曲势的梅花，近乎病态。据清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文，当年江浙人的赏梅观是：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”为此，花匠要“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；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；锄其直，遏其生气”。龚自珍认为这样是“病梅”，但从中透露出了古人对花姿的讲究。

古人认为，“不清花韵，难入高雅之境”。常见花卉之韵，古人都有说法：梅标清骨，桃有羞靥，李谢浓妆，杏娇疏雨，菊傲严霜，兰挺幽芳；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国色天香，丹桂飘香月窟，百合如意安康……

牡丹在南北朝已成观赏名花，到隋唐时更成为“花王”，其“国色天香”之誉即始于唐朝。因为牡丹雍容华贵，又有“富贵花”之别称，南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称，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牡丹虽贵，但古人最推崇的花韵却是兰花之韵。兰韵高洁，是典雅的象征，先秦时孔子即喻兰花为“君子”，后人将之与梅、竹、菊一起，并称为“四君子”，这四种花都有高洁傲世，不畏风霜严寒的一面，其韵味也正在于此。

兰花之韵洁雅脱俗，古人往往将之与女性气质相提并论，或喻兰为“美人”，如北宋苏东坡《题杨次公春兰》称：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。时闻风露香，蓬艾深不见。”或喻为“妙姬”“丽人”，如南朝宋鲍照《芜城赋》称：“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，憙质兰心，玉貌绛唇。”

古人赏花还讲究时令，即什么季节看什么花，袁宏道在《瓶史·清赏》中称：“夫赏花有地有时”。不同月份看不同的花，有专门的《花历》（花月令）可查。明程编《花历》称：“入春为梅，为海棠；夏为牡丹，为芍药，为石榴；秋为木樨，为莲、菊；冬为蜡梅。”

扬州四月看琼花

□ 张家港　许国华



有这样一种花卉，令人啧啧称奇。她的芳名，与一座名城如影相随，魂魄相系；她的花运，与一个朝代相濡以沫，生死不渝。

她便是被誉为“维扬一株花，四海无同类”的扬州琼花。琼花如玉，花期较短，观赏她要讲究缘分的。儿子在扬州大学上学，已经大二了，我多次送儿子去扬州，却一直无缘一睹琼花的芳容。今年烟花四月，我又特意去一趟扬州，奔着琼花而去。在琼花观，那个最负盛名的赏花地方，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琼花。

眼前白皑皑的一亮。一棵棵玉树上，朵朵洁白的玉花，缀满枝丫，好似瑞雪覆盖，晶莹剔透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流光溢彩，格外醒目。空气中弥漫了一股淡雅清馨的香味，令人陶醉，令人着迷。琼者，玉也。无论是蕃厘仙子撒播白玉，发芽成树，开出满树白如玉的琼花，还是王母娘娘的美丽侍女飞琼仙子，将阆苑瑶池的仙葩移植下界，成为人间琼花。扬州琼花因附会太多的传说，而变得扑朔迷离，令人着迷。

这些传说中，自然以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州观琼花的历史演义，最为著名。那个昏庸无道的隋炀帝，为了一睹琼花的美丽，竟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，凿运河，下扬州，然而洁身自好的琼花，拒绝阿谀谄媚，在冰雹摧残中顿时香消玉殒。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终于也在天怨人怒中命丧扬州……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，只是《隋唐演义》中虚构的故事，不见于正史，但从此琼花名声大振，始终与扬州这座历史名城如影相随。

琼花冰清玉洁，不畏强暴，不畏权势，有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气节，她的花运始终与一个朝代相濡以沫。这个朝代，不是历史演义中凿运河看琼花的大隋王朝，而是人文鼎盛的大宋王朝。无论是北宋的宋仁宗，还是南宋的宋孝宗，都曾下旨将琼花移栽到皇宫禁苑，没想到琼花不领皇帝老儿的情，一离开扬州故土，便日渐枯萎，硬是不开花，最后不得已只好送回原地，说也奇怪，琼花一回到扬州便又“繁荣如故”。那个“文章太守”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，在扬州任知府时，特意在后土祠（今琼花观）名闻天下的琼花旁，修建了一座“无双亭”，供人们观赏这“天下无双”的玉树琼花。琼花更加名重一时，名传四海。

如今，我伫立在当年欧阳修“曾向无双亭下醉”的吟咏之处，轻轻地徜徉在花海之中。琼花花型奇特，花大如盘，洁白似玉，每一朵琼花由八朵五瓣洁白如玉的小花环绕而成，中间簇拥着一团嫩黄的花蕊，微风吹拂，袅娜摇曳，那嫩黄的花蕊如玉蝶群舞，八朵洁白的小花宛如八位仙女，相聚起舞，追风扑蝶……“千点珍珠擎素蕊，一环明月破香葩”，这样的人间奇葩，怎不令人神驰意荡？

正因为琼花有惊人的美丽而几遭劫难，无独有偶，在历史上，有着隋炀帝同样谥号“炀”的金主完颜亮，这位誓要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无道昏君，在南宋绍兴年间，率兵南犯，攻入扬州将琼花连根拔起，掳入番地，结局自然是琼花不畏强暴，“宁为玉碎”。失道寡助的金主完颜亮，最终也像隋炀帝那样命丧扬州。然而，过了一年，金兵退去，奇迹发生了，残留在扬州的琼花余根又抽枝发芽，开花依旧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一百年后，元灭南宋，占领扬州，次年琼花便突然枯死，从此香销玉殒。琼花为国殉情，遂为千古之谜。国兴花盛，国衰花枯，琼花的重情重义，也成为千古美传。后人不得不将色泽形状最接近琼花，与琼花最有亲缘关系的“聚八仙”，补种在琼花观。从此，人们便将“聚八仙”呼为琼花。

琼花是属于扬州的。她有情有义、有灵有性，世人视为稀世少有的奇花，视为天上落入人间的仙葩。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将一种花与一个王朝的兴亡、一座古城的盛衰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，恐怕只有“天下无双”的琼花了。

飞来的蜻蜓（外一首）

□河南　紫木槿

我坐在湖边，看见一只蜻蜓飞来
飞落到我的大拇指上
我一直那么坐着，它可能
以为我是一截没危险的树桩
它用它的几只小手擦洗几下小脸
像反思着什么。
我忽然觉得自己的慈悲
是不是感动到了它，我悄悄对它说话
它也不飞走
蜻蜓也许也需要爱
它与我那么亲近，兄弟姊妹一般
却不给我增加任何负担
好久它才飞走
它飞得那么优美那么雅致
我们一起轻松地飞
寻找没有危险的树桩

真 玉

以净水入心，将浮云看淡
不计爱恨恩怨，静坐为禅
在清风细雨里彻悟
以山泉作洗礼，将光泽嵌入内心
枕靠大地广阔的沉默，安然入定
不去喧嚣，照样有分量
养一方真玉在心，以心血浇灌
不喊苦，不叫累
你养玉，玉也养你，共享真善美